

幸福空間、區隔女人、才女禁區— 初論 1960 年後廚房空間的性別議題

蔡玫姿*

【提要】

本文檢索六類二十本選集——《中國當代十大散文家選集》（1977）、《現代中國小說選 I II III IV V》（1989）、《天下散文選 I II III》（2001-2004）、《台灣飲食文選 I II》（2003）、《中華現代文學大系（一）1970-1989 I II III IV》（散文卷）（2003）、《中華現代文學大系（二）1989-2003 I II III》（小說卷）（2003）、《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 I II》（2006），觀察選集蒐錄之作品，如何運用廚房作為敘述空間並寄託情感。研究採分析文本並描摹外緣社會環境，發現 60 年代左右抒寫美文的女作家，歌誦田園與書房，鮮少描摹廚房。而解嚴前後國族想像驅之不散，擅以食物作懷鄉隱喻，食物中介地區文化而非廚房空間，也造成廚房空間書寫匱缺。但 80 年代中產階級主婦興起，廚房空間成為劃分家庭主婦與職業婦女的地區。90 年代後，經歷一波性別觀念轉折的洗禮，加上飲食文學盛行，一方面美食散文內鋪陳廚房是溫情角落，但另一方面則有更多將廚房視為心智女人禁區的文本出現。

關鍵詞：廚房 空間 性別 袁瓊瓊 鍾怡雯 司命灶君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本文部分曾宣讀於 2008 年 10 月 4 日女學會舉辦之「性別向度與高齡化社會」學術研討會。

* 本文得成功大學頂尖大學標竿計畫「台灣文化的流變與創新——全球化的在地思考」子計畫：「重構台灣女性主義論述」（A0149）補助研究經費，特此感謝。

「我學會了跳舞，邀請便紛紛而來，我彷彿轉移一個新的境界，現在不聞廚房的油煙味，不見成堆的髒衣服，代替的是華麗寬敞的廳堂，悠揚動人的音樂，鮮花美酒，以及男士們的讚美和阿諛。」

《蔣碧微回憶錄》

一、性別化的空間：廚房

在以客廳、起居室、書房、遊戲間、衛浴、廚房分類的家屋裏，往往廚具齊全的廚房被當成是女性穿梭的地方。以色列心理學家——阿札·徹奇曼（Arza Churchman）、瑞秋·撒巴（Rachel Sebba）針對家中領土權（territoriality）指出，即便是在空間歸屬不清的狀況下，屋裡沒有獨立餐廳，沒有家庭娛樂室，只有廚房是家人齊聚用餐的地方，超過一半以上的人還是會說廚房是母親獨有的^①。顯示煮食工作與女性進入妻子、母親的生命週期，被預定的性別角色大有關聯，廚房因此是家屋中最被賦予性別想像的女性空間。

筆者感興趣的是，廚房空間進入文學書寫呈現的歷時性轉折。廚房空間給予的心理投影是複雜的，傳統認為在廚房共食而促進情感^②，使得廚房被認為是幸福空間。但亦如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空間詩學》（1957），僅把家視為親密、安全的避難所，忽略家庭中存在勞動與暴力而招致批評^③。具性別向度的觀察搓破廚房是幸福空間的假象，指出在廚房裏因勞動關係產生爭競氛圍，此空間劃分不同類型的女性^④。再者，從性別與科技角度，也指出烤箱、微波爐等家庭科技用品的發明對家庭主婦的工作，

① Arza Churchman & Rachel Sebba, "Territories and Territoriality in the Home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Vol. 15, No. 2, 191-210 (1983)

② 許聖倫、夏鑄九、翁註重，〈傳統廚房爐灶的空間、性別與權力〉歷史性討論灶、廚房的研究，指出廚房有著情感生產器的作用，「透過煮食提供具有溫度、熱氣、營養的實質食物，讓人在生理上獲取醣類、蛋白質、脂肪，產生熱能，與心理上獲取溫暖、鼓勵、力量相呼應。」《婦研縱橫》第 72 期（2004 年 11 月），頁 60。

③ 巴舍拉曾回應女性主義者，解釋在他空間癖（topophilia）的詮釋裏，確實只選取單純的幸福空間（espace heureux）意象。很少選取「有敵意的空間、仇恨與鬥狠的空間」。他認為「它們只能放在以激烈的題材和世界末日的意象下研究。單就現在來說，我們要考慮的是產生吸引力的意象。」畢恆達，〈家的想像與性別差異〉，加斯東·巴舍拉著、龔卓軍譯《空間詩學》（台北：張老師出版社，2003 年），頁 14-17。

④ 許聖倫、夏鑄九、翁註重，〈傳統廚房爐灶的空間、性別與權力〉，《婦研縱橫》第 72 期（2004 年 11 月），頁 50-65。

並沒有像很多人以為的，減輕主婦的工作量，反而對家務的標準提高，不但要照顧兒女的溫飽，還要注意他們的營養和智能發展，於是主婦更疲於奔命⁵。

本論文觀察的焦點是，廚房進入文學意象的轉折與多樣性。因此須將文本蒐集放在歷時性時間向度，才能見到廚房意象運用在書寫題材產生的多面向變化。並輔以時代變遷下，物質環境與性別觀念的差異，來看廚房意象寄託的性別議題。論文因此從六類二十本重要文學選集著手——《中國當代十大散文家選集》（1977）、《現代中國小說選 I II III IV V》（1989）、《天下散文選 I II III》（2001-2004）、《台灣飲食文選 I II》（2003）、《中華現代文學大系（一）1970-1989 I II III IV》（散文卷）（2003）、《中華現代文學大系（一）1989-2003 I II III》（小說卷）、《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 I II》（2006），從文學選集中檢索廚房意象書寫，分成五部份：一、概述書寫廚房與文學類型、作家性別的關係。二、書寫廚房的基本意象。三、缺乏廚房書寫的原因。四、廚房區隔不同女性。五、當代才女遠庖廚的心境。最後回顧 1960 起運用廚房空間意象的敘述與寄託的情感。環繞在幸福空間、競爭氛圍與心智女人禁區的三類轉折。

二、文學選集內的廚房意象

選取的文學選集計六類二十本，先論選集基本資料，再論選集內收錄廚房意象的情形：

（一）《中國當代十大散文家選集》（源成，1977）

張默、張漢良、辛鬱、菩提、管管編輯，收入 1950-1977 年重要散文家⁶。

（二）《現代中國小說選 I II III IV V》（洪範，1989）

收錄自 1918-1988。前兩冊至 1949 止，共收錄小說家二十九位，短篇小

⁵ *More Work for Mother: The Ironies of Household Technology from the Open Hearth to the Microwa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⁶ 入選十位散文家：張秀亞、思果、徐鍾珮、琦君、蕭白、王鼎鈞、曉風、顏元叔、子敏、張拓蕪。見張默，〈編後散記〉，《中國當代十大散文家選集》（台北：濂美出版社，1977年），頁 554。

說三十一篇；後三冊自 1950 起，共收四十七家四十八篇^⑦。

(三) 《天下散文選 I II III》(天下遠見, 2001-2004)

《天下散文選 I II》收錄近三十年(1970-2000)在台灣發表散文六十篇, 五十五位作者, 約三十萬字^⑧。從梁實秋(1901-1987)到吳明益(1971-), 按年齡排序, 不分主題, 但仍有隱藏式的主題選文, 如懷舊、佛法與哲理、都市觀察、社會批判、運動、生態、飲食、旅行、鄉土, 到個人的神思與冥想, 企圖呈現台灣當代散文的風貌與發展軌跡。《天下散文選》III 涵蓋非台灣地區作家中國大陸、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和美國等地二十七位三十二篇散文^⑨。

本文討論以台灣地區作家為主。《天下散文選》III 收入論及吃食的篇章, 周同賓〈飢餓中的事情〉^⑩、舒婷〈醉人的酒, 養人的飯〉^⑪、賈平凹〈初中畢業後〉^⑫、莫言〈吃事三篇〉^⑬, 因此割愛不論。

(四) 《台灣飲食文選 I II》(二魚, 2003)

焦桐主編, 搜集梁實秋、吳魯芹、遼耀東、劉大任、張曉風、廖玉蕙、李昂、簡嬪、周芬伶、方梓、韓良露、蔡珠兒、柯裕棻、徐國能等橫跨三代作家的飲食文章^⑭。飲食文學 90 年代成爲研究熱門議題, 此選集應時而出。

⑦ 《現代中國小說選》(台北: 洪範出版社, 1989 年)。

⑧ 〈序〉, 《天下散文選 I》(台北: 天下遠見, 2001 年-2004 年), 頁 1。

⑨ 樂黛雲〈初進北大〉、潘雨桐〈大地浮雕〉、西西〈店鋪鄰居〉、周同賓〈飢餓中的事情〉、董橋〈李嘉誠先生不罵娘〉、〈榆下景〉、韓靜霆〈我是矮子〉、余秋雨〈一個王朝的背影〉、〈蒼老的河灣〉張承志〈金蘆葦〉、北島〈芥末〉、李銳〈生日〉、舒婷〈醉人的酒, 養人的飯〉、賈平凹〈初中畢業後〉、〈進山東〉、曹文軒〈背景〉、溫瑞安〈龍哭千里〉、匡文立〈虞兮虞兮〉、莫言〈吃事三篇〉、〈賣白菜〉、崔永明〈與玩偶共舞〉、葉兆言〈紀念〉、余華〈奢侈的廁所〉、黃毅〈不可確定的羊〉、劉亮程〈狗這一輩子〉、劉亮程〈人畜共居的村莊〉、蘇童〈夏天的一條街道〉、華夏〈二十五年前的一次大哭〉、蔡深江〈漫步經心〉、東西〈朝著谷裡飛奔〉、龐餘亮〈半個父親在疼〉、祝勇〈甲午風雲〉。

⑩ 2000 年 3 月發表, 收入《天下散文選 III》, 頁 34-52。

⑪ 1996 年 2 月發表, 收入《天下散文選 III》, 頁 155-159。

⑫ 1983 年 6 月發表, 收入《天下散文選 III》, 頁 160-176。

⑬ 2000 年 5 月發表, 收入《天下散文選 III》, 頁 211-236。

⑭ 梁實秋〈粥〉、唐魯孫〈北平的甜食〉、梁容若〈豆腐的滋味〉、吳魯芹〈雞尾酒會〉、馬達華〈鯢鮓、燙麵飯兒、粉漿麵〉、遼耀東〈多謝石家〉、陳若曦〈酒和酒的往事〉、劉大任〈魚香〉楊牧〈六朝之後酒中仙〉、張曉風〈戈壁、酸梅湯和低調幸福〉、董橋〈大將軍的涼拌小菜〉、周志文〈泡沫紅茶〉、李繼孔〈三「菜」一生〉、梁正居〈辦桌〉、遠人〈口腹〉、李黎〈食有魚〉、廖玉蕙〈排骨麵的魅力〉、李昂〈黑手黨與提拉米蘇〉、李潼〈鴨賞與糕啞〉、陳黎〈麻糬〉、楊健一〈賣麵災行〉、焦桐〈論吃魚〉、黃寶蓮〈司命灶君〉、盧非易〈尋找杯底的秘密〉、簡嬪〈肉慾廚房〉、林銓居〈煲湯〉、陳建志〈紐約, 美食共和國〉、迷走〈玩葡萄酒的方式〉、劉富士〈蒜頭〉、杜祖業〈滋滋作響的微醺記憶〉。

(五)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一) 1970-1989 I II III IV》(散文卷) (1989)

15、《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1989-2003 I II III》(小說卷) (九歌, 2003)

因收錄年代不同分成首編與續編。小說編輯是余光中、齊邦媛、鄭清文、張大春、馬森、施淑、陳雨航等, 不以經典觀念網羅各式小說。散文編輯由張曉風、陳幸蕙、吳鳴擔任, 序言指出女性作品質量的增強。《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二) 台灣 1989-2003》隨著飲食文學興起出現寫吃能手, 如蔡珠兒〈辛香失樂園〉、〈冷香飛上飯桌〉體現食物作為隱喻區域文化的特色, 加入本文討論。

(六) 《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麥田, 2006)

《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1950-2000) 陳芳明、張瑞芬主編, 始於蘇雪林 (1897-1999), 終於張惠菁 (1971), 共五十位散文作家¹⁶。整體觀察選集中的廚房意象, 具有因文學類型、作家性別差異在書寫廚房上比重的差異:

15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I 1970-1989》收錄小說作家有: 潘人木、子子、陳千武、曹又方、三毛、王璦、王拓、鍾鐵民、劉大任、廖輝英、小野、東年、林雙不等共 70 位。第二冊 1989-2003, 收錄: 郭松榮、李渝、李黎、李昂、平路、詹明儒、黃碧雲、楊照、裴在美、朱少麟、馬森、高行健、西西、宋澤萊、蘇偉貞、張國立、吳繼文、朱天文、舞鶴、張啓疆、董啓章、黃錦樹、賴香吟、駱以軍、徐錦成、郝譽翔、陳雪、洪凌、紀大偉等 66 位名家。

16 收錄篇章如下: 蘇雪林〈老年〉(節錄)、〈擲鉢庵消夏記〉、蕭傳文〈一雙布鞋〉、〈暗影〉琦君〈毛衣〉、〈鼠友〉、徐鍾珮〈我的寂寞〉、〈我看鬥牛〉、林海音〈今天是星期天〉、〈家住書坊邊〉、羅蘭〈彩色的聯想〉、〈燈的隨想〉、張秀亞〈湖水·秋燈〉、〈雪漁圖〉、鍾梅音〈圍城之戰〉、〈送病文〉、胡品清〈香精篇〉、〈一瓶秋〉、艾雯〈小小茉莉〉、〈又待荷淨納涼時〉、小民〈母親的頭髮〉、〈媽媽鐘〉、雪韻〈市居靈障〉、〈夏日的鳥〉、趙雲〈紅塵〉、〈擺不脫的長巷〉、林文月〈臺先生寫字〉、〈風之花〉、張菱舫〈止於春天〉、〈聽啊寂靜〉、劉靜娟〈家有「童話」〉、〈背影〉、李藍〈油紙燈籠及其他〉、〈色之鄉〉、張曉風〈花之筆記 (一)〉、〈眼神四則〉、荊棘〈滾動草〉、〈心之所在〉、謝霜天〈黑猴〉、〈磨〉、席慕蓉〈汗諾日美麗之湖〉、〈松漠之國〉、季季〈她底背影〉、〈末孀婆太的白馬王國〉、黃碧端〈疊像〉、〈書櫃華洋〉、愛亞〈竹篾魚〉、〈是樹〉、喻麗清〈象腳花瓶〉、〈假面的告白〉、方瑜〈春鏡〉、〈落日〉、洪素麗〈橘與柚〉、〈遲暮心情〉、呂大明〈隨筆五則〉、〈留它似夢, 送它如客〉、李黎〈世界的回聲〉、〈頹廢〉、心岱〈自由鳥〉、〈跪牛〉廖玉蕙〈聲音〉、〈看戲〉馮清〈房間〉、〈夏之浮光〉、凌拂〈衣塚〉、〈過溝菜厥〉、曾麗華〈九月的霧〉、〈一滴清淚〉、沈花末〈散步在三月裡〉、〈如畫〉陳幸蕙〈冬日隨筆〉、〈茉莉記憶之持續〉、周芬伶〈窗紗情結〉、〈問名〉、張讓〈光影在牆上對話〉、〈季節色〉、黃寶蓮〈閣樓上的中國寶貝〉(節錄)、〈天涯行腳〉、戴文采〈歲月詩〉、〈涼月隨筆〉、柯裕棻〈我的乾爹〉、〈變形錢〉、鄭寶娟〈巴黎·巴黎〉、〈貼身的牢獄〉、簡嫫〈夢的狼牙〉、〈寂寞像一隻蚊子〉、蔡珠兒〈致命的叫聲〉、〈濃腴與清鮮〉、張曼娟〈髮〉、〈責春, 原來令人驚懼〉、鍾文音〈我的天可汗〉、〈過去是殘缺的荒蕪〉、柯裕棻〈焦慮空間〉、〈比正路還長的巷子〉、鍾怡雯〈漸漸死去的房間〉、〈蟲幻〉利格拉樂·阿瑪〈那個年代〉、〈想離婚的耳朵〉、張惠菁〈水火〉、〈昨日的視覺〉。

(一) 類型文學與書寫廚房的關係

1. 飲食文學

文學類型與主題傾向，決定早期灶、廚房，類同的餐廳、餐館是否成為敘述地點。美食散文擅以在廚房烹煮食物，串聯起母女親情，廚房被當成是兩代女性交流的女性空間。焦桐主編《台灣飲食文選》，〈緒言〉即指出：「頗有作家歡喜藉食物描寫親情，將飲食作為一種話語策略。」他所輯的第二冊，書寫主題堪稱「親情的滋味」¹⁷。且不論男女作家，親情滋味都指向母親。林文月〈蘿蔔糕〉貼切引日本諺語：「おふくろの味」（意即母親的滋味）。以廚房這樣一個空間意象，不能否認它是感情與記憶的幸福場所。林太乙〈母愛拌在肉鬆裏〉典型地描述女性圍在爐灶做肉鬆增進感情：

那男女不平等的社會，女人自有女人的天地。還要送禮，一做起肉鬆就要買幾十斤豬肉，大家忙得團團轉，邊做邊聊天，笑聲連連。¹⁸

時至今日，本土量化研究仍顯示繁瑣家務中，煮食最是女性參與度高的一項¹⁹。《台灣飲食文選 I II》內有兩則以書寫廚房空間為主體的散文，一是黃寶蓮〈司命灶君〉²⁰，另是簡嬪〈肉慾廚房〉，二文大異其趣。黃寶蓮〈司命灶君〉以舒緩自得口吻對照童年的台灣三合院、香港狹窄居所、倫敦維多利亞式房子等地的廚房空間，

鄉下廚房很大，屋樑奇高，角落都是陰暗的牆壁薰著煙黑，天窗瀉下來一束日光，光柱裡浮游著塵粒，樑上經年垂掛著竹編的搖籃，母親一邊煮

¹⁷ 焦桐，〈緒言〉，《台灣飲食文選 I》，頁 8。

¹⁸ 同上註，頁 26-27。

¹⁹ 唐先梅參酌伊慶春（1987）研究，將家務工作分成：烹調工作（三餐、點心）、餐後清洗工作、清掃整理室內、倒垃圾、房子維修及庭院整理、採購食物及日常用品、洗滌、熨燙和縫補衣物、付帳及記帳、汽車保養維修、照顧幼童（餵食、沐浴、哄睡等）、陪小孩玩、指導孩子課業等十二項作量化統計，發現家務中具女性特質的項目，以烹調工作、衣服清理（洗滌、熨燙及縫補）、及照顧幼童三項家事最為顯著，其次為付帳及記帳及餐後清洗。陪小孩玩屬於最中性的家事項目，其次為指導孩子課業，而汽車維修則是明顯的屬於男性的家事項目，房子、電器維修及庭院整理亦具有明顯男性家事特質傾向。倒垃圾約有五成多的人認為是中性的，但仍有男性家事特質的傾向。〈什麼是家務工作？家務工作本質的初探〉，《空大生活科學學報》第 2 期（1997 年），頁 209-236。

²⁰ 《台灣飲食文選 I》，頁 225-233，原載黃寶蓮，《仰天 45° 角：一個女子的生活史》，（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2 年）。

食，一邊把我們姊妹兄弟搖大²¹。

台灣鄉下廚房讓作者充滿溫馨回憶，「廚房總是菜香和水氣」²²。黃寶蓮並提到廚房內「司命灶君神位，紅色的春聯貼在灶前的牆上，一個沒有面貌的神祇，我從小就熟悉祂的存在。我們不在灶前隨便放置不敬的穢物，如內衣內褲、鞋子襪子。²³」「年節不能批評爐火，不可說太旺，不可說不旺，一說就如咒語，年糕真會不熟。²⁴」對於灶神她「充滿敬畏，那裡年年孕育著歲月遞換的儀式與虔誠。²⁵」

香港索居時，廚房則是樓梯玄關旁加蓋的小方間，狹窄一隅，左右都是窗。所幸屋簷窗櫺有小小的貓潛入，可讓在狹窄廚房工作的她有另一個眺望的焦點。倫敦維多利亞式的房子，從結構設計上顯示廚房是下人工作活動的地方，主人不管是由客廳或是步入花園通道均避開廚房，細微點出煮食工作向來由階級低下者處理。而這項矛盾在現代女性身上，作者喟嘆自己喜愛煮食，讓女性主義朋友訕笑政治不正確：

半生耗在廚房的時日很多，總被先進的女性主義朋友不齒，以為我耗費心神才智在無益的家事上，還不如讀書做學問，好女子當遠離廚房，如孔老夫子之「君子遠庖廚」。²⁶

然而她振振有詞的解釋自己戀慕廚房溫暖滋味，以「腸胃滿足的地方，就可以安頓靈魂」²⁷。〈司命灶君〉充滿濃濃懷古幽情，肯定煮食工作溫馨的一面，文中的轉折是，對廚房從古典到現代產生科學轉化不無遺憾，批評現代城市的廚房是充滿儀器工具的「實驗室」，

打開廚房抽屜都是我所不認識的工具，覺得廚房複雜而且充滿暴戾，蒜頭夾、龍蝦夾、核桃夾、切披薩餅有帶齒的滾刀、切火雞牛排有帶鋸的電刀、專煮蘆筍的桶鍋、煎蛋餅的平鍋、打蛋器、切蛋器、切乳酪器、搗爛

²¹ 黃寶蓮，〈司命灶君〉，《台灣飲食文選 I》，頁 226。

²² 同上註，頁 227。

²³ 同上註，頁 227。

²⁴ 同上註，頁 227。

²⁵ 同上註，頁 227。

²⁶ 同上註，頁 232。

²⁷ 同上註，頁 233。

馬鈴薯泥的搗器、切蔬菜的機器、打果汁的機器、磨咖啡豆的機器、卡布奇諾咖啡器、節食的計量器、烤肉的溫度計等等等，那叫現代，那叫實用，那叫科學²⁸。

類似的觀點亦見遂耀東〈只剩下蛋炒飯〉：

美國家庭的廚房，更是現代科學產品的展示場所，舉凡電烤爐、電攪拌器、電榨汁機，以及處理凍魚凍肉用的電鋸、電剪，一應俱全。還有開罐器、計量器、計時器等等，當然最重要的得有一本食譜。不論菜餚或點心都遵照食譜所列的標準製成。²⁹

遂耀東從中引發中國吃和美國吃不同，一如其文化的差異³⁰。中國吃如四庫總目將食譜書籍與琴棋書畫歸納為藝術；美國吃則強調標準食譜，突出其科學性。

第二則簡嬪〈肉慾廚房〉，該文起始點出廚房空間與肉體的關係，宣稱「關於廚房，我們應該有一種雅量接受它是一間屋子裏最煽情且充滿肉慾的地方。³¹」但這樣大膽的開場白只是醞釀：

在一間溫暖且繁複的廚房裏，一個保守女子歡愉地洗滌菜蔬，以各式刀具拍、切、刺、刨、剝……，她熟悉各種料理法，只要有一台雙口瓦斯爐及兩個插座，她便能讓炒鍋、燉鍋、烤箱、電子鍋……組成一支歌舞團³²。

廚房的氣味是“肥美的”，簡嬪刻意將人體口慾與性慾食色纏綿一起，成熟蹄膀在鍋內悶燉傳來「鼾聲」、油燜筍則是「嬌嫩的呻吟」、清蒸鮪魚則擁有「白晳的胴體」，而咀嚼吞嚥如觸電，有時胃裏像「安了磨豆機，而且還帶了齒輪。³³」

該文頗將廚房琢磨成西班牙語系作家伊莎貝拉·阿言德（Isbel Allende）《春膳》³⁴，「油煙（或四壁馨香）瀰漫的烹飪經驗中塑造另一種自我實現

²⁸ 同上註，頁 230。

²⁹ 《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II》，頁 742。

³⁰ 同上註，頁 742。

³¹ 簡嬪，〈肉慾廚房〉，《台灣飲食文選 I》頁 246。

³² 同上註，頁 246。

³³ 同上註，頁 247。

³⁴ Isbel Allende（伊莎貝拉·阿言德）著，張定綺譯，《春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9 年）。

的角色，並傳遞自己的廚藝哲學或愛欲的訊息。³⁵」黃寶蓮行文流轉，記錄的廚房空間世代與地區差異隱含的從屬關係，廚房變遷是傳統與現代心境的縮影。簡媜則浪漫化組織食色兩種慾望，發揮保守與前衛、肉體與精神、性慾與食慾的想像邊界，二文呈現複雜多樣的廚房空間描摹。

2. 鄉里背景、都市題材小說

在以鄉里為背景的鄉土小說，廚房的空間出現了，活動其中的家中的女人。但女人參與貯備食物的工作，卻未必能參與餐桌上的談話。賈平凹〈黑氏〉寫一鄉里個性堅韌的女性，夫家在暗夜裡進行賄賂，黑氏被喚醒摸黑準備食物，

家裏時常來人，黑氏已經習慣了，她不解的是客人常要半夜裏來，有時扛來好多東西，用木箱和麻袋裝著，公公不讓任何人動，她也就裝個貓兒狗兒，不言語。廚房裏炒得一盤雞蛋，一碟燻蛋，一碟臭豆腐，一碗燻肉。一箕盤端了進公公房裏，瞧見客人是個極風流的人，正將桌上一沓錢推給公公說：「這些是你的，怎麼樣，只要……」公公用腳在桌下踏了客人的腳，抹下頭上的帽子，隨便一放，錢票蓋住了。黑氏乖覺，全裝混沌，怯怯地看看客人說：「黑漆半夜的，沒好菜的。」客人便大膽地看她，看得生怪，黑氏慌得用手撫釦子，害怕釦子扣錯了，惹人恥笑³⁶。

黑氏扮演提供食物的腳色，但必須是緘默乖覺的，不能介入餐桌上的交易。相對而言，鄉土題材的小說，較能見到灶、廚房的描摹。都市題材小說則是餐館、咖啡廳。黃凡〈人人需要秦德夫〉很清楚寫下早餐是在旅館，晚上是在餐廳的都市人行蹤，

這時候，我才想到居然什麼行李都沒有帶，於是撥了個電話給櫃檯，要他們送來一套內衣褲和早餐。女侍推門進來時，臉上並沒有不可思議的表情，這使我安心不少。早餐很豐富，有火腿、蛋、和烤成金黃色的土司，但我只喝了點牛奶，有時候，食物只是看看就夠了³⁷。

³⁵ 張淑英，〈烹飪經驗與女性自我實現——以《巧克力情人》和《春膳》為例〉，焦桐、林水福（編），《趕赴繁花盛放的饗宴：飲食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9年），頁50。

³⁶ 〈黑氏〉，《中華現代文學大系》，頁1938-1939。

³⁷ 黃凡，〈人人需要秦德夫〉，鄭樹森編《現代中國小說選V》（台北：洪範出版社，1989年），頁1695。

當天晚上，我們坐在一家叫「楓」的餐廳，透過濾色的亞克力玻璃窗瞧著街上的人潮，一面回憶四十年代、風景、老友和逝去的童年。³⁸

連帶旅館餐廳提供的亦是西式簡易早餐，不太在乎食物因咀嚼滑入食道，獲得身體飽足的快樂感受，而只是看看食物就夠了。

（二）書寫者性別的差異

不可避免因實質經驗差異，男作家與女作家在空間描摹與挪用具有差異。廚房空間並不常出現在男作家作品，雖然不乏對烹調、煮食大作文章，但多數採行的是藉由食物爬梳飲食史料，比附知識語彙，很少涉及廚房空間。如思果〈翻譯和烹調〉³⁹以海外唐人街常見的春捲，講烹調、火候來比較翻譯時面臨的文字情勢、氣味。張拓蕪〈佐茶的魚〉⁴⁰寫馬祖生產的琴魚，聯想故鄉涇縣北門外藥罐渣變成琴魚的神話傳說。比較不一樣的是，子敏〈一間房的家〉寫新婚簡陋生活，是少數具體勾勒廚房空間的散文，

我們要做飯，就在公共宿舍的籬芭旁邊搭了一個更小的廚房，像路邊賣餛飩的小攤子。我們在那邊做飯，端到臥室來吃，這樣就解決了生活問題。我們有錢的時候，買两根臘腸，幾塊錢叉燒，在煤油爐上熱一熱，就放在書桌上相對細嚼。我們在鬧聲裏找到只有我們兩個人感覺得到的寧靜，我們的耳朵也學會了關門⁴¹。

廚房搭在後院，使用者仍是女人，子敏寫「孤獨地在那裏生火做飯。雨水沿著窗戶格子往下滴，我的視線也模糊了。⁴²」「廚房太小，容不下我進去沏茶。我在屋裏寫稿，等著等著，等她端看菜盤冒雨回來我們的家。⁴³」

席慕容〈劉家炸醬麵〉則屬《台灣飲食文選》內獨特一文，寫的既是家常料理，又非出自女人之手。該文描述家中丈夫處理輕便料理，但也清楚點出女主人遺憾自己不能穿梭廚房，「在他們（孩子）童年的記憶裡，我這個母親大概只能做個食品供應的中間商，大概永遠也做不成那個偉大的創造者

³⁸ 同上註，頁 1679。

³⁹ 思果，〈翻譯和烹調〉，《中國當代十大散文家選集》（台北：源成出版社，1977年），頁 78。

⁴⁰ 《代馬翰亭手記》（台北：爾雅出版社，1993年）。

⁴¹ 子敏，〈一間房的家〉，《中國當代十大散文家選集》，頁 456。

⁴² 同上註，頁 456。

⁴³ 同上註，頁 456。

與幸福的象徵了。⁴⁴」顯示煮食工作與女性理所當然的串聯，如社會學者史古樂（Scooler, C. Miller）指出，現代婦女雖選擇走出廚房，但卻很少女人在出外工作、追求家庭以外的成就感時，不對家中的丈夫、小孩產生罪惡感⁴⁵。廚房此時恐怕對職業婦女扮演一個會令你產生遺憾心境的空間。

但弔詭的是，並非女作家散文就對廚房意象著墨多，以《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 I II》二選集為例，選文標準是「除一般選集之文學性考量（如語言之鍛鑄、句法之實驗、想像之開發、風格之塑造）外，並注重女性散文對時代的回應，在女性意識上的發展，及女性書寫的美學特質。⁴⁶」在此選文標準下，意外的是書寫廚房空間的篇章不多見，顯示廚房空間進入美文為取向的散文範疇仍有一段距離。

三、廚房基本的文學意象——幸福—「家」

大體上，廚房被賦予傳統溫馨意義。如少了穿梭其中的女主人，家看起來缺乏完整，投射的是淒楚的獨居形象。賴香吟〈翻譯者〉：

L 先生跟過來堅持要自己洗碗，他說他已經習慣了。我退回客廳看他彎得辛苦的背影，忍不住想今天的 L 先生或許是個寂寞的老人。他的生活固定，每天婆婆會來幫他整理家務，做午餐，然後，黃昏把晚餐準備好擱在廚房，走的時候再順便把門口的燈給點亮。沒有人敢問他為何選擇這樣的獨居，而且，他好像也一直不曾再婚的樣子……⁴⁷。

倘若鄰居暫時取代煮食工作，則是展露相互扶持的善意。林黛嫻〈平安〉描述女主人臥病，

隔壁歐巴桑做的晚飯，菜色簡單，炒高麗菜、清蒸小管、菜脯蛋、青菜豆腐湯，白飯裡有幾莖紅番薯籤。平安坐下來，和父親相對而坐，開始扒她

⁴⁴ 席慕容，〈劉家炸醬麵〉，收入焦桐主編《台灣飲食文選II》頁 59。

⁴⁵ Scooler, C. Miller, J., Miller, K. & Richard C, 1984. "Work For the Househol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 pp.97-124.

⁴⁶ 《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選文篇·上），頁 10。

⁴⁷ 賴香吟，〈翻譯者〉，頁 1291。

面前的番薯飯⁴⁸。

當平安和父親坐在餐桌前吃著三菜一湯的晚飯時，平安那久臥病床的母親正在她的臥房裡，靜靜的躺著⁴⁹。

簡媜《下午茶》〈麵茶〉，將廚房空間視作女性存在的溫暖安全場所。該文描述在廚房煮麵茶，廚房內是無聲對話的兩代女性，一個是上一代的童養媳，一個是經濟富足後的小女孩，小女孩觀察這個辛苦的女人來借竈，

她要借竈，替工人做點心。家裏只有我在，幫她剝蒜頭、生火，她的手腳伶俐，刷鍋、下油，又汲了一桶水，倒在第二口鍋裏準備燒開。我站在竈頭，看她把雪白的麵粉慢慢炒成金黃，蒜香四溢，聞得人餓。「做麵茶啊？」她仍然那樣安靜地微笑，那隻安撫秧苗的手也善於撫慰她週遭的人們。⁵⁰

小女孩耳聞借竈女人「是我們家流落在外的骨肉，那是上一代不忍再提的隱痛。⁵¹」「她像棄嬰一樣輾轉成爲幾家的童養媳。」⁵²

我忽然了解爲何她對我特別關愛，**如果命運不來捉弄，站在家裏的竈前觀看炒麵茶的人，應該是她吧！**⁵³（粗體劃線爲筆者所加）

望著茶香四溢，小女孩對於自己能收納入充滿熱氣與溫暖的廚房空間，珍愛起自己的命運，能夠在廚房觀望做麵茶，無須流浪在外，廚房成爲歸屬一家人有吃有喝的憑證。

再者，在廚房場景的談話，總是像母與子。阮慶岳〈曾滿足〉描述一段延續三十多年的老少戀，女主角發出心底話的場所都在廚房或工作的餐館。該文敘述五歲小男孩一見鍾情戀上鄰家新婦曾滿足。小男孩長大，對著河岸垂釣他的未來，河岸那頭鄰家新婦卻在婆家欺壓、遭遇家暴、經歷離婚墮落爲煙花女。後來小男孩留學，在美國找到工作，成爲一個小鎮衆人眼中的成

⁴⁸ 林黛嫻，〈平安〉，頁 1088。

⁴⁹ 同上註，頁 1088。

⁵⁰ 簡媜，〈麵茶〉，《下午茶》，頁 78。

⁵¹ 同上註。

⁵² 同上註。

⁵³ 同上註。

功者，卻在美國小城人潮裏遇著開紅色貨車步入中年的曾滿足，重逢後二人過著同居生活，

在廚房弄早餐時（曾滿足）會突然轉頭回來說：

但是我大你二十歲呢！再十年我就是老太婆了。

你應該找個年輕女人結婚，生幾個孩子。

你會過膩這種生活的。我們是不一樣的人，你是有學問懂技術的人，我一個英文字都不會寫。你會膩的，你會後悔你沒有回去原來的大公司。

你會後悔的。

他從來不辯白什麼。**他看著曾滿足叨叨不停的在廚房忙轉著，心中有種快樂滿溢的感覺。**（粗體劃線為筆者所加）

他也曾問過曾滿足是不是願意嫁給他，她躺在床上大聲的笑起來，一直笑一直笑到眼淚縱橫滿臉。她說：嫁人？嫁給你！我這輩子不能再嫁給任何人了，男人都是吃腥怕膩的，你要娶了我，不要三天你就要膩煩了⁵⁴。

廚房架構的家是異性戀的、帶著戀母情感，年長的女性以食物與廚房的忙轉，帶動這段老少戀曲。

四、缺乏書寫廚房一角的原因

（一）書房意象遠多廚房意象的 60 年代

50、60 年代崛起副刊的第二波女作家群，特別喜歡在窗、庭院編織詩意與靈感。整體而言，書房意象多過廚房意象。儘管 50 年代的女性散文被劉心皇認為是瑣碎無力⁵⁵，但這類瑣碎未及廚房，家被美化成：

一間小小的陋屋。到天黑時分我便去拉上長長的落地窗簾，捻亮柔和的燈光，一同享受簡單的晚餐。

有黑窄窄的前庭，以及矮矮的榕樹。朋友笑它小得像個巢，但我已經十分滿意了。無論如何，我們有了可以憩息的地方⁵⁶。

⁵⁴ 〈曾滿足〉，《中華現代文學大系》小說卷（二），頁 913。

⁵⁵ 劉心皇，〈五十年代〉《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與索引》（台北：天視出版社，1981 年），頁 70。

⁵⁶ 張曉風，《步下紅毯之後》（台北：九歌出版社，1980 初，1987 年 31 版），頁 14-15。

其中，最擅渲染情致的張秀亞，亦是 50 年代**逃離廚房、推開窗**的典型例子。張秀亞的美文風格來自田園場景，如痲弦言「張秀亞作品中的山，是沒有土石流的山，她寫的水，是不曾汙染的水，她描述的原野，是翻飛著白鷺鷥的原野，她筆下的城市和農莊，是一個充滿了愛和溫馨的世界。⁵⁷」她在田園牧歌裡，常透露書房的描述。圓熟的作品《北窗下》，展現嚮往外頭世界。窗內是拘禁的，窗外是大自然、充滿靈思。整本書是為「打開窗子，讓新鮮的空氣進來。⁵⁸」而這窗搭配的顯然是書房而非廚房。「在窗下的書桌邊，每日我靜靜的讀我的書，寫我的夢，觀覽著窗前的景色」⁵⁹。令人好奇的是何以女作家的廚房不在書寫範圍內？

前述美食散文中，廚房是不同世代女性締結的空間。但在張秀亞美文內，書房才是心智女性締結的重要空間。1962 年張秀亞首譯吳爾夫《自己的房間》，雖未能直揭女性主義立場⁶⁰，但她具體體現熱愛書寫⁶¹，並經營不少書房意象。如回憶女學校時期的書房：

那時我在北方讀的是一所成立於遜清光緒年間的、極負盛名的女子師範（老外交家黃郛先生的夫人，閩秀女作家凌叔華女士，目前在臺的女作家羅蘭、王怡之都曾負笈於該校），每天放學後，我就迎著夕陽，沿了點綴著如葉漁船的白河邊岸，走回家去，回到**我那垂著竹簾，滿架書冊的綠影滿室的小書房中**⁶²。（粗體劃線為筆者所加）

那書房裏還有一架我心愛的小型風琴，書桌上經常是一盆亭亭的水仙，或微睡的海棠，恬適的生活中，充滿了靜謐與安詳，⁶³……

⁵⁷ 「在這樣一個光怪陸離的時代，張秀亞那行雲流水、清新秀麗的田園文學，對我們仍有重大的啓發意義，對人們失去已久的、屬於心靈的純美素質，具有一種喚起、徹醒的作用。」于德蘭，〈永不沉落的星辰——懷念母親〉摘痲弦於張秀亞紀念會講詞，收入《北窗下》（台北：爾雅出版社，2005 年）頁 241。

⁵⁸ 《北窗下》，（台北：爾雅出版社，2005 年），頁 21。

⁵⁹ 〈前記〉，《北窗下》（台北：爾雅出版社，2005 年），頁 26。

⁶⁰ 范銘如，〈京派·吳爾夫·台灣首航〉，認為張秀亞在翻譯過程中回應對女性書寫看法優先於吳爾夫女性主義爭取物質環境的運動性質。《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出版社，2008 年），頁 122-125。

⁶¹ 「從事文學生涯若干年，這些年中，我對文藝女神始終抱著絕對忠誠的態度，這忠誠使我寫作的態度不敢輕慢。我從無一篇作品可以炫示人們，但我有的是一份寫作的誠懇。」《張秀亞全集 3》，〈湖上·我的寫作經驗〉，頁 142。

⁶² 張秀亞，〈三葉草〉，《白鴿·紫丁花》，頁 47。

⁶³ 張秀亞，〈尋找藍花的人〉，《白鴿·紫丁花》，頁 37。

訪問凌叔華之後，張秀亞著意凌書房上「黑釉的陶器的低口巨腹的瓶子」⁶⁴，那粗淺、簡單的螺旋紋令她驚奇，於是自己書房的几上，也擺放一枚貝殼，「當我第二眼看到它時，上面那些奇妙的渦漩紋、那閃亮的光彩，都使我想起了基隆那藍藍的海。現在，每於讀寫餘暇，我常以欣賞它的紋彩為樂⁶⁵」這書房上微物彩紋，彷彿是兩位女作家隱形傳承的線條，饒有趣味的豐富了書房。

在張秀亞美文抒情作品中，廚房家務工作少見文字內。這是否意味著田園抒情美文容不下家庭瑣事（主題不同），書房、窗外、田園才是書寫空間的主流（取材差異）？本文要進一步指出美文經驗差距裏的階層狀態。缺乏描寫廚房空間的現象，指出女作家內在接受書房成就自我的象徵，抗拒廚房滿足他人需求卻萎縮自己。並且，另一個相關的社會結構原因是——50、60 年代盛行台灣童養媳與外省眷村少女幫傭制。由於生火、熱灶、燒飯，繁瑣過程勢必須家務外包，科技的欠缺加上彼時僱傭的易尋，讓女作家意外擁有較多自我寧靜書寫的時光，而偏向經營書房，使用廚房（灶）經驗的匱缺，導致少見廚房空間再現⁶⁶。

張秀亞〈種花記〉述搬遷新居後，她希望在新居留下「一抹綠色，一點點象徵著生命與活力的顏色」⁶⁷，於是以一元代價換來三色堇，日日期待花冒出新芽：

轉眼六天過去了，幫我炊飯的小姑娘，也似窺出我那份焦灼的心情。

今天，當那個炊飯的小姑娘告訴我說：「種的花兒已打了苞」時，我不禁喜極欲狂了⁶⁸。（粗體劃線為筆者所加）

我們可以知道，當女作家書寫並觀察自然微物，日常起居的炊飯工作另有她人執掌，偶而的廚務忙碌，則以轉變心態美化這些事務的繁瑣：

當我在廚下忙著升火煎雞蛋時，我也不忘讀幾頁小詩，在一篇短文中我即曾寫過：「當我忙碌於灶前時，那『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唐人佳

⁶⁴ 同上註。

⁶⁵ 張秀亞，〈箋詩〉，《白鴿·紫丁花》，頁 65。

⁶⁶ 此處感謝匿名審查者，提醒筆者更圓融說明美文散文匱缺廚房書寫的原因，本文的推論僅為眾多原因之一。

⁶⁷ 張秀亞，〈種花記〉，《三色堇》（台北：爾雅出版社，1981 年），頁 1。

⁶⁸ 同上註，頁 3。

句，曾給我無限的愉快。」⁶⁹（粗體劃線為筆者所加）

不可否認，台灣 50、60 年代女作家的散文小說中，類似小姑娘這類不重要的小角色，點出家庭幫傭的社會活動普遍存在。她們是一類隱匿家中看不見的勞動，是丁乃非指出階序社會裡朦朧隱匿的卑賤主體⁷⁰。按林津如描述，1960 年代都市興起，人口外移，年輕女孩國校畢業，便到北部從事幫傭工作，供家中兄弟完成學業。這種盛況一直持續到 1980 年代早期⁷¹。亦有採生命歷程的訪談研究，披露出生 1940-1960 的女性，其生命經驗是從生嫩的稚齡幫農、童工，不論婚前或婚後，同時承擔家戶生產與再生產重擔，因應家庭的生存策略與需要貢獻勞動⁷²。

若區分省籍，邱貴芬認為 50 年代遷台外省高學歷女作家，營造蓬勃發展的副刊散文現象。讓日據以來處於壓縮空間的女性作家，因大陸來台大批高學歷女作家介入，開拓了台灣女性創作的空間⁷³。王宏仁〈一九五〇年代的台灣階級結構與流動初探〉則指出，大批遷台外省人使台灣經濟結構新增兩個階層：一是在國家機構工作（包含軍職與文職人員）外省人，二是在民間經營企業的外省資本家。來台的外省人，三分之二主要是軍人、專業人員及低階白領人員⁷⁴。其中包含大批軍中作家與婦聯會作協女作家。

在以下文本中，我們見到台籍幫傭女性，負擔從事心智工作已婚女性（外省為主）的廚房與洗衣家務工作。家庭僱傭為女作家解決書房與廚房時間安排的衝突。張曉風〈步下紅毯之後〉提到：

好幾年前，我想找一個洗衣兼打掃的半工，介紹人找了一位洗衣婦來。

「反正你洗完了我家也是去洗別人家的，何不洗完了就替我打掃一下，我

⁶⁹ 〈書〉，頁 58。

⁷⁰ 丁乃非著、金宜蓁譯，〈看／不見疊影——家務與性工作中的婢妾身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8 期，（2002 年），頁 135-168。

⁷¹ 林津如，〈「外傭政策」與女人之戰——女性主義策略再思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9 期，（2000 年），頁 93-152。

⁷² 李瑩芝，《看不見的勞動——1940-1960 年台灣女性勞工的生命歷程、家戶動力與僱傭策略》（台中：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⁷³ 邱貴芬認為若由族群角度描述 50 年代文學景象自然是蒼白貧乏的，但採性別立場則會發現此時期外省高學歷女作家締造了繁榮文學景象。〈從戰後初期女作家的創作談台灣文學史的敘述〉，《中外文學》第 29 卷第 2 號（2000 年 7 月），頁 313-335。

⁷⁴ 王宏仁，〈一九五〇年代的台灣階級結構與流動初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6 期（1999 年），頁 1-35。

會多算錢的。」她小聲地咕噥了一陣，介紹人鄭重宣佈：「她說她不掃地——因為她的興趣只在洗衣服。」

我起先幾乎大笑，但接著不由一凜，原來洗衣服也可以是一個人認真的「興趣」。原來即使是在「洗衣」和「掃地」之間，人也要有其一本正經的抉擇——有抉擇才有自主的尊嚴⁷⁵。（粗體劃線為筆者所加）

林海音《曉雲》亦有：

洗衣服的台灣老阿婆，來取殘食餵豬，被阻在家裡了，她倚著門柱說：

『今晚怕有風颳。』（粗體劃線為筆者所加）

『怎麼看得見呢？因為有太陽而下雨？』我問。

『風颳的前景是最美的。』她望著天色和雨絲說⁷⁶。

男性小說家筆下也存在洗衣婦、女工腳色。王文興〈欠缺〉寫敦厚的洗衣「莪芭尙」，白先勇〈花橋榮記〉潑辣的洗衣娘阿春，指涉的實存現象都是台籍婦女穿梭外省公教眷村收衣服打工。家庭內的僱傭，確實是輔助女作家寫作背後瑣碎家務的勞動力。

1960 年國產大同公司創製台灣第一台電鍋，電鍋普遍進入家庭廚房，持科技解放論者，樂觀認為「千古以來女性為人媳婦，耗盡無限青春於陰暗烏黑的『灶腳』，始能熬成婆的社會倫理起了重大的變化，婦女花在準備煮飯的時間減少，自然會漸漸從廚房中解放出來」⁷⁷。《家庭中的工業革命》卻持相反見解，認為工業革命現代化後，工作型式變多，專門化分工，科技家電產物繁複，使傭人消失了，主婦沒有別人能分工，家電的出現，家事由主婦一人全部包辦，科技的助長難辭其咎。⁷⁸

當科技的改進適時壓縮家務，兼具女作家、太太、母親身分遂忙碌其中。我們可見兼擅廚務與書寫者，如張曉風夫婿林治平，為女作家《步下地毯之後》背書，讚許〈更好的另一半—我妻曉風〉：

⁷⁵ 張曉風，〈種種可愛〉，《步下紅毯之後》，頁 14-15。

⁷⁶ 林海音，《曉雲》（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60 年），頁 62。

⁷⁷ 王鴻祥，〈為吾土吾民設計——思考台灣廚具呈現的本土文化〉，《設計 design》第 59 期（1994 年），頁 5-9。

⁷⁸ Ruth Schwartz Cowa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Home" in *The 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 (2nd edition), ed. Donald Mackenzie and Judy Wajcman,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1985.), pp.281-300

她對家事也是頗有天才的。我記得在結婚之前她給我的印象是頗拙於家事的，那時她的烹調技術似乎遠不及我，但婚後她在這方面突飛猛進⁷⁹ **廚房裡多放置爐臺，把蒸、炒、煮、燉一起進行，她雖不甚喜愛廚房工作，可是她絕不逃避**，反而興緻勃勃的工作著，『有些時候，不愛作的事也得做。』⁸⁰（粗體劃線為筆者所加）

檢視上述讚美蒸、炒、煮、燉一起進行，放置爐臺的女作家，不禁浮現一個擅用家庭科技（廚具），擠壓零碎時間寫作，並忍耐這樣時間分配的女作家，掙扎的說出「有些時候，不愛作的事也得做。」於是，**心智活動與提供食物勞動產生掙扎，將之體現在廚房空間的書寫**，下再以徐鍾珮《餘音》序〈熟了葡萄——記「餘音」出生前後〉為例，說明進出廚房的衝突。徐鍾珮1961年在加拿大歷經甲狀腺疾病所苦，奮力完成二十萬字長篇小說《餘音》。先刊載《大華晚報》，後由重光文藝出版，極受好評，該書與王藍《藍與黑》、紀剛《滾滾遼河》被視為抗戰三大小說。但《餘音》序〈熟了葡萄——記「餘音」出生前後〉卻記錄書寫長篇背後的動力——中斷四年記者生命擔任家庭主婦後的悔恨。她喟嘆：「這短促的四年，影響了我的一生。自此以後，我的生命史變成了一頁主婦和記者盈虛消長的記錄。」⁸¹該序：

我的圍裙上，印著“To hell with housework”四個大字，表示我對瑣屑家事的無言抗議⁸²。

其序亦娓娓道來自己雖選擇婚姻，但一旦主婦工作來臨，體會卻是：

我，**一個孤獨的靈魂，站在廚房裏**，帶著一個毫無自信的舌頭，菜在鍋裏我卻嚐不出甜酸苦辣⁸³。（粗體劃線為筆者所加）

曲終人散，我倚牆無語。人家對我的寬容，反給我帶來更大的不安。天知道，我曾經努力想做好主婦。無奈我一進了廚房，就成了白痴⁸⁴。

⁷⁹ 張曉風，《曉風散文集》，頁399-400。

⁸⁰ 同上註，頁400。

⁸¹ 〈熟了葡萄——記「餘音」出生前後〉，《餘音》，頁11。

⁸² 同上註，頁12-13。

⁸³ 同上註，頁13。

⁸⁴ 同上註，頁13。

這種主婦廚房大戰的焦慮直到，

我在一堆憂鬱裏，把一個新的自己扶起來，我也試下廚房，我不再卜卜心跳，我病後不再太計較毀譽。因為我不在乎批評，我反有了更多的勇氣。我的菜依然調味不勻，但是菜裏不再有我的張惶失措⁸⁵。

而書寫《餘音》，彷彿是一場療癒之旅，徐鍾珮自承載稿前一週，宣告已痊可，她慚愧自己主婦與記者身分和平共存。而煮食工作只成了一盆雜燴（Chop suey）。

（二）在國族隱喻中消失的廚房空間

前述解釋美文型態散文，缺乏書寫廚房一角的外緣因素——僱傭制，並提到書房與廚房潛在隱喻與實際運用時間上的拉扯。下再述另一類忽略再現廚房的內緣因素——文本的隱喻技巧。筆者指的是將食物視作觸媒引發流離失所的鄉愁，這樣的書寫方式，吞噬廚房空間的再現。箇中的邏輯是食物本身已代表地點，製造食物的廚房，因此成爲存在卻可抹去的空間。寓國族想像於食物的典型文字，如張曉風寫韭菜合子：

合子是北方的食物，一口咬下彷彿能咀嚼整個河套平原，那些麥田，那些雜糧，那些硬繭的手！那些一場驟雨乍過在後院裏新剪的春韭。⁸⁶（粗體劃線爲筆者所加）

她買瓜子則是「老遠地跑到西寧南路去買，只爲他們在封套上印著『徐州』兩個字。徐州是我沒有去過的故鄉」⁸⁷。獲救國團青年散文首獎的〈十月的陽光〉（1966）則從地方名產感嘆政治時局遞轉，反共復國大業不再：

只是有一些人已經不悲劇了，他們很滿意地說，現在的雲南大頭菜挺不錯，金華火腿也算差強人意了，而水蜜桃兒不是也很像那像那樣回事嗎？當他們坐在筵席上的時候，喝的是浙江的紹興酒，手裏握著的是湖南的長筷子，端上來的菜卻有鎮江的肴肉，廣東的白斬雞，北平的烤鴨，四川的

⁸⁵ 同上註，頁 15。

⁸⁶ 張曉風，〈飲啄篇〉，《步下紅毯之後》，頁 160。

⁸⁷ 同上註，頁 161。

辣子雞丁，他們舔舔嘴唇說：這裏很好⁸⁸。

〈好豔麗的一塊土〉從政治時局改觀來檢討在地化，

我願意有一天在太湖吃蟹，我願意有一天在貴州飲茅台，我甚至願意到新疆去飲油茶，不是為吃，而是為去感覺中國的大地屬於我的感覺，但我一定要先學會虔誠的吃一隻龍蝦，不為別的，只為它是海中——我家院子——所收穫的作物。⁸⁹

上文言「我家院子出產的食物」指的是澎湖龍蝦、海膽、新鮮的小卷九孔等，以台澎金馬作為本地化象徵。豐沛的各地產物，聯繫起一幅中國圖像的文本，從中食物轉喻的均是地域文化。

類似例子尚有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食物編排地理學式的回憶：

多想念與他們一起廝混扭打時的體溫汗臭，乃至中飯吃得太飽所發自肺腑打的嗝兒味，江西人的阿丁的嗝味其實比四川人的培培要辛辣得多，浙江人的汪家小孩總是臭哄哄的糟白魚、蒸臭豆腐味，廣東人的雅雅和她哥哥們總是粥的酸酵味，很奇怪他們都絕口不說「稀飯」而說粥，愛吃「廣柑」就是柳丁。更不要說張家莫家小孩山東人的臭蒜臭大蔥和各種臭醜醬的味道，孫家的北平媽媽會做各種麵食點心，他們家小孩在外遊蕩總人手一種吃食，那個麵香真引人發狂……⁹⁰

〈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晚至 1991 出現，被標誌是解嚴後召喚逝去眷村的重要作品。在敘述中，吃下哪種食物，散發的味道成為眷村內來自何方身分辨識的依據，食物是大江南北的「中介」物，製造料理的廚房並不是描述重點。

九〇年代去除國族神話後，另種將食物作為國族隱喻，來論文化差異的典型文字，如蔡珠兒〈辛香失樂園〉：

法國菜宜於調情，小酒吧方便勾搭，日本料理店適合分手，而泰國餐廳則是墮落的好地方。蓮花、青瓷、鑲金佛像、茉莉花串、柚木雕花椅、織繡

⁸⁸ 張曉風，〈十月的陽光〉，《中國當代十大散文選》，頁 669-670。

⁸⁹ 張曉風，〈步下紅毯之後〉，頁 68-69。

⁹⁰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中華現代文學大系 1989-2003》（小說卷Ⅲ），頁 993。

大象的椅墊、光豔的泰絲衣裙、如歌行板低吟淺唱的語聲、青檸與南薑氤氳的香氣，營造出一方袖珍的樂土，彷彿食物裡偷摻了軟骨丹，令人目迷神馳四肢棉軟，咕咚一聲栽進頹廢的深淵⁹¹。（粗體劃線為筆者所加）

蔡珠兒以食物貼附文化差異，更具經驗與廣覽世事的老練。〈冷香飛上飯桌〉論小小一料理食材——蘆荳「中國香菜」（Chinese parsley），反覆辨證食物被當國族再現中的矛盾。如果說前述張曉風、朱天心以隱喻食物為認同依據，〈冷香飛上飯桌〉則搓破隱喻食物作認同依據的神話。首段先論蘆荳「中國香菜」（Chinese parsley），是歐美再現中國的一標準物品，

歐美的中菜食譜封面、超市「東方口味」的促銷廣告上，總少不了一抹青脆欲滴的蘆荳，藉以昭告中國美食的氣味。」⁹²

但實則歐洲人更雅好蘆荳籽，

北歐人做醃漬食物、德國人灌香腸、瑞士人烤麵包和蘋果派、保加利亞人烘蛋糕、英國人做泡菜及調製琴酒（Gin）……，**蘆荳籽都是不可或缺的香料，其用法可能近乎中國人使用花椒或茵香**，但蘆荳籽甜鹹皆宜，可以廣泛用於烘製糕餅甜食，靈活程度更大……⁹³。（粗體劃線為筆者所加）

食物攀附國族文化差異是兩個文化探觸的美麗誤解：

我見過因為買不到蘆荳而急得跳腳的印度朋友，也在墨西哥市場看到大綱大把買蘆荳的女人，卻從來沒有見過中國人因為缺了蘆荳而嗒然若失；反正只是借用幫襯，可有可無，和它的關係有種若即若離的疏遠客氣，上了桌也多半用於綴飾，不像其他民族剝而啖之，燉而煮之，對它戀執情深，非得餐餐在齒舌間廝磨纏綿不可。西方人以為廣要是中國菜的專擅特長，說起來只能算是一項美麗的誤認（misrecognition）⁹⁴。

最後解釋：

中國菜用蘆荳，一來取其清香以烘襯菜餚的氣味，二來借它沁人的翠色以

⁹¹ 《中國現代文學大系 II》，頁 1204。

⁹² 〈冷香飛上飯桌〉，《中國現代文學大系 II》，頁 1212-1213。

⁹³ 同上註，頁 1215。

⁹⁴ 同上註，頁 1219。

平添生動食相，雖說兼顧了調味功能與菜色美感，但我總覺得其心法只在一個「借」字，並不是認真要吃它⁹⁵。

這些透過食物隱喻文化的作品雖不描摹廚房，依然頗有可觀處。

五、廚房作為區隔女人的空間

如前所述，美食散文寄託溫情在廚房空間，美文型態散文則遁入書房空間，廚房建構完整幸福一家的意象，但也充滿書寫女性勞動力被剝削的掙扎。以下再提出另一種類型小說——外遇小說，說明作家如何運用廚房作區隔女性身分的敘述。

本文選擇討論的是，袁瓊瓊兩則牽涉廚房場景的外遇小說〈自己的天空〉、〈忘了〉。二文中描摹的「廚房」充滿單身職業婦女與已婚家庭主婦空間競爭的張力。袁瓊瓊崛起六十九年《聯合報》文學獎〈自己的天空〉，該文在文壇的熱烈迴響改變了袁瓊瓊的生活。實質上過了九年家庭主婦生活的袁瓊瓊，開始成爲電台訪問對象、報刊邀約的女作家，袁瓊瓊的散文偶作留下她對生活型態驟變後的感觸。〈寧爲舊女性〉比較家庭主婦與職業婦女：

職業婦女是戶籍謄本，張數多、紙面大、資料密密麻麻。家庭婦女則是戶口名簿，小、單薄、記載少、永遠放在家裏。職業婦女代表海闊天空，正像家庭婦女代表貧乏瑣碎。知道妳是職業婦女，別人立即拿妳當半個男人看，承認妳具有獨立、強幹、有見識、有擔當等跟女性比較無關的品德。跟妳暢論雷根政策對世局之影響，選舉、石油之類雄赳赳的題目。對待家庭婦女呢？那就只剩下微笑了。善意容忍的微笑，願意原諒妳過時、老氣，與社會現況脫節，開口柴米油鹽，閉口先生兒子。家庭婦女像擱久了的老擺設，總在人背後，看見也像沒看見，總之是不要緊的⁹⁶。

她自嘲自己作爲舊時代家庭主婦的扳本之道，

凡遇與先生爭執，花拳綉腿不見功效之後，我最厲害的殺手鐮就是哭訴他

⁹⁵ 同上註，頁 1219。

⁹⁶ 〈寧爲舊女性〉，《隨意》（台北：洪範出版社，1988年），頁 100。

將我埋沒在廚房之內：「爲了你、爲了孩子，我犧牲了一輩子。」

只要我安於做舊式女子，我就一生可以在這件事上振振有辭⁹⁷。（粗體劃線爲筆者所加）

〈先生的胃〉半諷刺呼應呂秀蓮新女性主義：

吳太太是新女性，贊成一切新女性主義的口號：「女人走出廚房」，可是家裏的廚房總得有個人進去呀！所以是吳先生走進廚房。不過，最近他們的飲食問題也有了危機，因爲吳先生的菜愈做愈好了⁹⁸。

長達九年的純家庭主婦生活，醞釀袁瓊瓊自我定位是家庭主婦的位置，廚房是家庭主婦管轄區，代表良好屬於舊美德的一面。相當有趣的是〈自己的天空〉開場與結尾均在廚房、餐館⁹⁹。開場是外遇事件的揭露，喚作良三的丈夫，帶全家上餐館，點菜時恍若無事要求妻子靜敏讓自己外遇懷孕的對象（舞女）住進家中。由於消息過於震驚，良三處理的方式又篤定的讓她無法做任何決定，靜敏一時不知如何反應，推說去上廁所。然後是一場廚房嗅覺之旅，家庭主婦的她，在熟悉的飯香味道裏頭，回過神來：

聞到**飯館廚房**飄過來的香氣，熱烘烘的。她沿著通道走，**通道底是廚房**，看到廚師的白帽子白圍裙和不銹鋼廚具。轉過彎來是餐廳，隔看許多張桌子椅子和人群，自動門就在那兒。自動門是咖啡色，映出來的外面像是夜晚。靜敏看看，**很想走出去，人聲嗡嗡的。但是走出去又怎樣呢**？她覺得有點心煩，結婚七年來一直依賴著良三，她連單獨出門都沒有過，這地方還不知是哪裏¹⁰⁰。（粗體劃線爲筆者所加）

靜敏猝然離婚，當起失婚的職業婦女。經歷小叔良七與她介於母子戀曖昧的一段，然後與客戶談起戀愛，當了第三者。小說結尾是她再度遇到良三與當初介入她婚姻的舞女。舞女扶正卻在一家和樂的氣氛下顯得灰撲撲，反而是靜敏，雖然婚姻無著落，卻神采自然過著自主的生活。當小說最終，靜敏又

⁹⁷ 同上註，頁 101。

⁹⁸ 〈先生的胃〉，《隨意》，頁 20。

⁹⁹ 參考郝譽翔，〈〈自己的天空〉導讀〉，頁 75。

¹⁰⁰ 〈自己的天空〉，邱貴芬主編《日據以來台灣女作家小說選》（台北：女書文化出版社，2001 年），頁 57-58。

在熟悉的餐館（雖然是另一家），她特別叫廚房炒一盤菜，贈送給前夫及當初的第三者。靜敏從當初走出餐館門不知所措的已婚婦女變成，

向廚房走，從廚房飄來白色的熱氣，廚師的白衣，亮晃晃的餐具，在許多年前也有這麼個印象，**為什麼飯館的廚房都是一個樣子**。

可是她現在不同了，她現在是個自主、有把握的女人¹⁰¹。

（粗體劃線為筆者所加）

廚房是一個溫馨家園的象徵地，似乎每個幸福的家庭都有這幅和樂的景象，都是一個樣子。靜敏從餐桌廚房遁出，不參與共餐(共婚姻)共食，她遁入廚房空間邊緣，找到一方天空，即使這四方桌子容不下她，卻不覺得遺憾。

另一文〈忘了〉，同樣在廚房展開外遇敘述，主題擺放了家庭主婦與職業婦女抗衡的隱型議題。該文以「忘了」的事情，牽動小說敘事，

發生了這種事，她居然還沒忘記**清理廚房**，她也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好像有點不正常似的。這樣想著，她還是就手又把整座流理台又擦拭了一遍¹⁰²。（粗體劃線為筆者所加）

這忘了的事情顯得相當重要，聽聞此事的她，只能下意識回應，而以忙碌家務，清洗廚房作為補強自己存在感的方法。「餐廳和客廳都是一塵不染，無論家具地面，她全都由上到下用清潔劑洗過。這是幾乎每天都做的事，她清理得很快。而當她開始洗，刷，清掃，抹拭，她覺得自己安定下來，不那麼悲傷，也不再那麼慌亂。¹⁰³」補強自己面對打擊的方式，是細緻瑣碎的廚房工作。「砧板上，鮮綠色的蔥段切到一半。流理台上放著奶白色瓷盤，一個盤裡是已然切成絲的薑、蒜、辣椒。而另一個盤子裡放著正用米酒和精鹽醃泡著的魚塊。¹⁰⁴」或是煮自己的拿手菜「爐子上燉著肉，透明鍋蓋下，肉塊淹埋在咕嚕咕嚕起著泡的和紅色滷汁裡。那是她拿手的紅燒肉。¹⁰⁵」「另一個爐台上煮著湯，滾了之後用小火細細熬著，整鍋湯靜謐無聲，透明鍋蓋讓熱氣薰得霧白霧白的。」而忘了事情的她，只有這樣的想法：

¹⁰¹ 同上註，頁 72。

¹⁰² 袁瓊瓊，〈忘了〉，《中華現代文學大系Ⅱ》（台北：九歌出版社，2003年），頁 668。

¹⁰³ 同上註，頁 671。

¹⁰⁴ 同上註，頁 671。

¹⁰⁵ 同上註，頁 669。

覺得那遺忘的事，似乎和煮著的食物有關。¹⁰⁶

這句話實為本文製造驚悚的關鍵句。

小說內的「她」作了一個決定「晚上沈鸞要來吃飯。還欠兩個菜。另外餐桌還沒擺好。她決定不去想那忘了的事。¹⁰⁷」「等沈鸞來了再說，沈鸞會知道這種事該怎麼處理。她重新洗了抹布洗了手，在炒鍋裡傾了油，把魚塊放下去煎。同時自發的舉起手來又抹拭了一遍抽油煙機。¹⁰⁸」沈鸞是關鍵人物，按小說描述她單身且煥發職業婦女光彩，個性果決。當所有廚房的食物準備妥當，沈鸞來與「她」進行對話，「忘了」的事情逐步勾勒清晰，雖然是那麼老梗的敘事——女主角的職業婦女好友成為她與老公間的第三者。作者的鋪排強化女性角色「她」（甚至沒有出現名字，普遍化了這樣的外遇情節），凡事倚賴著職業婦女沈鸞，當職業婦女侵入家庭主婦的城堡，唯有廚房，讓潛意識繼續進行煮飯、打掃、清洗工作，以殘存著維持空間裏的活動，證明自己仍活躍於這個空間，仍是這個廚房空間與家屋的女主人。廚房空間因此是兩種身分（家庭主婦與職業婦女）的爭奪、辨識的場所。

不過，本文在敘事終了，給了家庭主婦「她」反撲的機會，兩個女人終結於餐桌，面對一鍋紅燒肉，忘了的思緒又重新回來，

就在那時，那遺忘的思想回來了。

她記起了世文去了那裡。醬汁染過色的肉塊看不出差別，沈鸞也絕對**分不出那是人肉還是豬肉**……她很有把握。（粗體劃線為筆者所加）

她把碗放到沈鸞面前說：「吃吧。吃完了再談。」¹⁰⁹

頓時，從頭到尾沒有出現過名字的「她」，那些擦擦洗洗的動作，給讀者的線索暗示已超過一個潔癖家庭主婦正常合理的行為。被殺的男主角？在廚房成就的一樁紅燒人肉？小說的敘述暗示著尋常情節外的驚悚結局。而廚房，「那遺忘的事，似乎和煮著的食物有關。¹¹⁰」家庭主婦在廚房煮了食物，餵養丈夫，成就丈夫；如今手刃烹煮丈夫，兩個女人共食的畫面，是和樂餐桌

¹⁰⁶ 同上註，頁 673。

¹⁰⁷ 同上註，頁 669。

¹⁰⁸ 同上註，頁 671。

¹⁰⁹ 同上註，頁 673。

¹¹⁰ 同上註，頁 673。

上驚心動魄的一景。許聖倫曾指出女權的分配與鬥爭，於灶台煮食間最為明顯。但他主要觀察大家庭內婆媳、姑嫂、妻妾、妯娌的關係，“家族內”女性於廚房的技術及資源流動上的競爭¹¹。而在台灣九〇年代，袁瓊瓊的外遇小說，以廚房暗示外遇事件是一場家庭內女人與家庭外女人的爭奪戰，廚房成爲家庭內女性最後一塊堡壘。同時，也可以是反挫後復仇的基地。

六、才女禁區——廚房

前述徐鍾珮《餘音》序〈熟了葡萄——記「餘音」出生前後〉，流露書寫女性進出廚房的衝突，書房與廚房隱喻了女性角色的拉扯。下再引當代女作家鍾怡雯〈廚房〉與柯裕棻〈蛤蜊的氣味〉，點出才女遠庖廚及母女世代對廚房空間觀點的差異。

鍾怡雯〈廚房〉顯出女性自我實現上的惴惴不安，擔憂廚房工作使現代女性被打回傳統女性只埋首照料他人，忽略自己心靈需求：

其實我並不討厭廚房，甚至花費跟清潔客廳和書房的等量時間去打理它，讓它乾淨明亮得擺副桌椅，就可以充作讀書寫字的另外一個書房。當然我知道這恐怕不符合它習於油煙汗水的傳統個性，那樣潔癖的廚房隱藏著我的童年夢魘。其實我在竭力避免重蹈母親、祖母那一輩女人的命運，她們永遠脫離不了油煙的魔掌，把青春輕易的典當給廚房¹²。（粗體劃線爲筆者所加）

焦慮感滲入味覺感官，菜的香味因此是「挑釁我的潔癖，然後，挑動忌諱。

¹³」作者省察：

我的身上還遺留著母親那輩女人的頑強傳統，而我終究不能免俗於柴米油鹽之外，實現「遠庖廚」的偉大理想。自此方知，這微不足道而可笑的願望，實爲女人最難違逆的宿命。那宿命牽扯到生存的本能，以致在以飢餓

¹¹ 許聖倫，《建築之心·邊境之炬——傳統廚房爐灶之技術與文化》（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6月）第三章第三節，頁110-132。

¹² 〈廚房〉，頁41。

¹³ 同上註，頁41。

的理由而不得不烹飪時，我總是有些莫名的感傷¹¹⁴。

而上代母親隔著海洋的電話，穿插這則醞釀破解廚房的散文，母親的教導是「外食的不營養不衛生，健康的泉源就在廚房，¹¹⁵」「管不住先生的胃就留不住先生的心；妳以為結了婚的男人還會迷信有情飲水飽啊？¹¹⁶」最後以不能掌控食物，不能掌握家中的男人，告知失去掌握廚房能力的女人，地位岌岌可危。母親代表傳統力量質疑著現代女兒，女兒則發展出張力十足的厭棄廚房「餐廳味」：

廚房是個深不見底的大洞，一點一點地吸納著女人的青春和光華，讓辛勞的女人終於獲得母性的光輝這昂貴的代價。而我在餐廳用餐之後，只要衣服頭髮稍稍遺留些許食物的氣味，那種我稱之為「餐廳味」的氣息，便巴不得立刻把自己清洗乾淨。¹¹⁷（粗體劃線為筆者所加）

文中坦白告稱「巴不得趕快逃離廚房，彷彿逃離一個女人的廚房宿命那樣。¹¹⁸」另建構一個無味乾淨的廚房空間：

廚房是心靈空間的延伸，它要像書房或睡房，是讓我心平氣和的地方。曾經在一個有月亮的晚上，失眠的我無意間撞見陳列架上，那排玻璃杯折射出晶瑩靈動的光，好像繁星全都順著皎潔的月光滑進廚房，我深信，那是因為它的乾淨和優雅¹¹⁹。（粗體劃線為筆者所加）

另一則柯裕棻〈蛤蜊的氣味〉，以隱喻物件——蛤蜊體現女人拋棄廚房鎖鏈的掙扎。該文相反於鍾怡雯〈廚房〉，回憶母親不樂意女兒進入陰暗潮濕的廚房，

這也許出自我母親的某一種不切實際的期盼，或者是她另一種更深切的疲憊使然，她會說：「妳還進來幹什麼？妳不知道女人在廚房裡已經幾千年了嗎？」母親將我與廚房的勞動做了明確的隔離，一方面是夢想的縱容，

¹¹⁴ 同上註，頁 44。

¹¹⁵ 同上註，頁 44。

¹¹⁶ 同上註，頁 44。

¹¹⁷ 同上註，頁 45。

¹¹⁸ 同上註，頁 41。

¹¹⁹ 同上註，頁 45-46。

一方面是嚴厲的養成訓練。她始終處於一種互古的兩難，她不希望女兒留在廚房裡，但她也不希望女兒離廚房太遠¹²⁰。（粗體劃線為筆者所加）

這樣的矛盾，有時因廚房是母女貼近的最佳場所而暫時消解，

母親喜歡我站在廚房邊看她做菜陪她說話，我們的對話總在排油煙機轟隆隆的聲音，菜葉快炒時清脆的爆裂聲中進行。鍋鏟刮過鼎鏟，大同電鍋熱切冒著白泡沫，剝雞鴨時砧板發出悶響，水龍頭的水俐落沖洗小白菜，大蒜在熱油裡刻不容緩地蹦跳著，而且，永遠有一小鍋生蛤蜊，泡在水裡，發出些微的腥味，總在幾分鐘之內變成薑絲蛤蜊湯¹²¹。

該文發展出一個無聲忍耐的女人形象——靜默的蛤蜊，

母親的矛盾以及廚房的癥結，於是以一種極微妙的型態貯存在我的記憶裡，那是火的聲音和水的氣味。還有不可或缺的一幕景象，緊閉的蛤蜊靜靜地躺在水裡吐沙¹²²。

那緊閉的蛤蜊成為母親忍耐廚房命運的具體象徵。能夠在廚房誕生食物即是好母親這樣的論述，讓受此溫柔論述壓迫而顯得反覆矛盾的母親，只能靜默、吸納吐出無法言說的砂礫。

七、結論

本文從六類二十本選集擷取廚房意象經營的轉折，綜論 60 年代後散文與小說選集中書寫廚房意象寄託的情感與敘事作用，觀察廚房意象的種種可能性變遷。初步認為，美食散文寄託溫情在廚房空間，美文型態散文則遁入書房空間，廚房建構完整幸福一家的意象，但也充滿書寫女性勞動力被剝削的掙扎。而廚房空間可能是心智女性的禁區，亦是不同世代女性穿梭競逐的地方。它是女性伸張主權的地方，也是女性被貶低的地方，很難說是一個純粹幸福的空間。

60 年代女作家突出書房意象遠勝經營廚房意象，本文提出一個外緣的可

¹²⁰ 柯裕榮，〈蛤蜊的氣味〉，載焦桐編《台灣飲食文選II》，頁 180-181。

¹²¹ 同上註，頁 180-181。

¹²² 同上註。

能性原因：家內雇傭制盛行，女作家少涉入廚房而未在書寫中再現此一空間。另兩個文本內緣原因則是抒情美文傾向拒斥了廚房再現，編排國族懷想和食物聯繫的書寫，忽略具體廚房描摹。

以書寫廚房為主體的作品，以飲食文學居多，大抵有記錄傳統廚房溫馨回憶與進出廚房的內心掙扎兩類。前者如黃寶蓮〈司命灶君〉、簡嬪〈肉慾廚房〉。〈司命灶君〉眷戀傳統廚房溫情，指出廚房空間的世代、地區差異，此空間隱含從屬關係。〈肉慾廚房〉浪漫化組織食、色兩種慾望，發揮性慾與食慾的想像邊界。牽涉書房、廚房作為敘述空間投射的人文想像，以鍾怡雯〈廚房〉、柯裕棻〈蛤蜊的氣味〉為代表，二文同時也突出母女世代解讀廚房的心靈爭奪戰。

不容忽略的是，袁瓊瓊〈自己的天空〉、〈忘了〉，在外遇小說類型內部署廚房空間是家庭內女人與家庭外女人的爭奪接鋒處。廚房是家庭主婦管轄區，代表良好屬舊美德的一面。〈自己的天空〉遁入廚房空間邊緣，找到一方天空，〈忘了〉則運用廚房作為家庭主婦反挫職場婦女的基地。

最後，本文因屬初論，著意廚房空間書寫的變遷，與此意象經營的特點。僅限討論這二十本選集，並以散文小說文類為主，論文未能細緻挖掘處與資料補正，留待另關他文申論。

參考書目

近人論著

1. 丁乃非著、金宜蓁譯，〈看／不見疊影——家務與性工作中的婢妾身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8 期，2002 年，頁 135-138。
2. 王朝榮，〈廚房的空間規劃與設計〉，《空間雜誌》，第 113 期，1999 年，頁 87-88。
3. 王鴻祥，〈為吾土吾民設計——思考台灣廚具呈現的本土文化〉，《設計》，第 59 期，1994 年，頁 5-9。
4. 王鴻祥，〈從家的概念看廚具設計〉，《設計》，第 72 期，1996 年。
5. 石曉楓，〈作家的「隱性宣言」——張秀亞散文創作理論及其實踐〉，文訊雜誌社編《張秀亞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

2005 年，頁 205-245。

6. 伊慶春、簡文吟，〈「已婚婦女的持續就業：家庭制度與勞動市場的妥協」〉，《台灣社會學》第 1 期，2001 年，頁 149-182。
7. 伊莎貝拉·阿言德（Isbel Allende）著，張定綺譯，《春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9 年。
8. 吳鄭重，〈「菜市場」的日常生活地理學初探：全球化台北與市場多樣性的生活城市省思〉，《台灣社會研究》第 55 期，2004 年，頁 47-100。
9. 李瑩芝，《看不見的勞動——1940-1960 年台灣女性勞工的生命歷程、家戶動力與僱傭策略》，台中：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10. 林海音，《曉雲》，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88 年。
11. 林津如，〈「外傭政策」與女人之戰——女性主義策略再思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9 期，2000 年。
12. 柯望（Ruth Schwartz Cowan），〈家庭中的工業革命——20 世紀的家戶科技與社會變遷〉，吳嘉苓、雷祥麟、傅大為編《科技渴望性別》，台北：群學出版社，2004 年，頁 99-120。
13. 唐先梅，〈什麼是家務工作？——家務工作本質的初探〉，《空大生活科學學報》第 2 期，1997 年，頁 209-236。
14. 張秀亞，《三色堇》，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 年。
15. 張秀亞，《白鴿·紫丁花》，台北：九歌出版社，1987 年。
16. 張默編，《中國當代十大散文家選集》，台北：源成出版社，1977 年。
17. 張曉風編，《中華現代文學大系（一）1970-1989 I II III IV》（散文卷），台北：九歌出版社，1989 年。
18. 張曉風編，《中華現代文學大系（二）1989-2003 I II III》（小說卷），台北：九歌出版社，2003 年。
19. 陳大為、鍾怡雯編，《天下散文選 I II III》，台北：天下遠見出版社，2001 年-2004 年。
20. 陳弘豈，《活現的廚房——現代廚房空間實踐與社會意涵的詮釋》，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

21. 陳芳明、張瑞芬編，《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選文篇》，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 年。
22. 畢恆達，〈家的想像與性別差異〉，加斯東·巴舍拉著、龔卓軍譯《空間詩學》，台北：張老師出版社，2003 年。
23. 許聖倫，《建築之心·邊境之炬——傳統廚房爐灶之技術與文化》，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24. 焦桐，《完全壯陽食譜》，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9 年。
25. 焦桐、林水福，《趕赴繁花盛放的饗宴——飲食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9 年。
26. 焦桐，《台灣飲食文學 I》，台北：二魚文化出版社，2003 年。
27. 焦桐，《台灣飲食文學 II》，台北：二魚文化出版社，2003 年。
28. 遂耀東，《出門訪古早》，台北：東大圖書出版社，1998 年。
29. 遂耀東，《肚大能容：中國飲食文化散記》，台北：東大圖書出版社，2001 年。
30. 楊牧編，《現代中國散文選 I》，台北：洪範書店，1998 年。
31. 費雪 (M.F.K. Fisher) 著，韓良憶譯，《牡蠣之書》，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 年。
32. 簡媜，《下午茶》，台北市：大雁書店，1989 年。
33. 蔡珠兒，《南方絳雪》，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2 年。
34. 蔡珠兒，《雲吞城市》，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3 年。
35. 蔡珠兒，《紅悶廚娘》，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5 年。
36. 蔡珠兒，《饕餮書》，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6 年。
37. 鄭樹森編《現代中國小說選 I II III IV V》，台北：洪範書店，1989 年。
38. 蘿拉·艾斯奇弗 (Laura Esquivel) 著，胡怡舫譯，《巧克力情人》台北：吳氏圖書公司 (映像文化)，1993 年。
39. Arza Churchman & Rachel Sebba, "Territories and Territoriality in the Home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Vol. 15, No. 2, 191-210 (1983).
40. Highmore, Ben (ed.), *The Everyday Life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41. Ruth Schwartz Cowan, *More Work for Mother: The Ironies of Household*

Technology from the Open Hearth to the Microwav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Space of Happiness, Segregation of Women, Forbidden Zone for Women of Intellect: A Gender Study of the Kitchen Space in post-1960s Taiwanese Literature

Tsai, Mei-tzu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gender issues involving narration of the kitchen space in the post-1960s literary works selected from twenty anthologies: *Anthology of Ten Major Contemporary Prose Writers*,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Novels (I-V)*, *Collection of Prose by Tianxia (I-III)*, *Literary Writings on Taiwanese Food (I and II, 2003)*,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70-1989 (Volume One, I-IV)-Prose Collection (2003)*,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89-2003 (Volume Two, I-III)-Novel Collection (2003)*, and *Fifty Years of Prose Works by Taiwanese Wome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elected works with reference to contemporary social circumstanc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the kitchen has been used as a space of narration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My study found that in the 1960s female writers wrote about natural sceneries but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kitchen. In the late 1970s when the island was still obsessed with Chinese nationalism, many female writers used food to express homesickness for mainland China. While food was sometimes used to represent local culture, the kitchen was still ignored. In the 1980s, with the emergence of

* Assistant Professor, Chinese Departmen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Part of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on October 4, 2008 at the Conference on “Gender Orientation and Aging Society,” organized by the Taiwanese Feminist Scholars Association.

* Special thanks for a grant from “Re/Constructing Taiwanese Feminist Discourse” (A0149), a sub-project of “Innovation of Taiwan’s Contemporary Cul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middle-class women, the kitchen became a space that distinguished a housewife from a working woman. The early 1990s saw a new wave of change in ideas regarding gender and saw the appearance of culinary literature. The kitchen was presented as a place of affection in articles on gourmet food; it was also treated as a forbidden zone for women of intellect in numerous works.

Key words: kitchen space Yuan Qiongqiong Zhong Yiwen Kitchen God